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一一回 雷陳同守湖西營 哈周雙戰趙公勝

話說徐焱宣旨已畢，五賢王故意推辭，然後謝恩。徐國舅按劍保護，走至御案，但見御座上坐了一位金甲神人，兩人皆嚇了一跳，侍衛連忙上前救起，見二人人口吐白沫。不能言語，太后暗對徐焱說道：「似此如何是好，不如權且散朝回宮再議。」徐焱道：「怎樣使得呢！照此辦法，大事去矣。」又說道：「母后且莫作驚，待臣去安排是了。」隨即命侍衛將五賢王、徐國舅扶回慈寧宮養息。復走至簾外，大呼道：「今日太后垂簾，第一日聽政，列位不出班叩賀，是何意見？」金丞相膽子最小，聽得來言不弱，忙出班高呼、叩祝已畢。大眾見丞相已經叩賀，一個個也陸續出班，照樣行禮。徐焱又宣旨道：「奉太后幫旨、護國皇上聖旨：在朝文武，著加恩均加三級，另候升賞。京城內外實缺各官，著加恩均加一級，另有旨下。金丞相住命有功，著賞賜帶劍上朝，跪拜不名。一切侍衛內監，著賞俸一月。」旨意宣畢，大眾紛紛謝恩。又就御案草了一道聖詔，遣了一名太監，到內城傳諭守門各將，嚴加防守；四名副將，均賞加記名總兵；總統哈克達，著賞加提督銜。又草了兩道上諭，一道是拿問寇楨，一道是著侍衛吳才，去代湖西營趙公勝。打發太監去後，頓時排駕回宮，隨即探看五賢王、徐國舅病勢，並著內監備辦棺木衣衾，代徐森、徐鑫收屍。因恐刑部寇楨不奉詔命，只得將孔式儀發往杭州府看管。宮內各事查辦已畢，單單不見了周選侍，皆以為亂宮的時候逃走了。暫且按下不提。且言湖西營次早大眾起身，皇上、太子升了御座，寇楨、趙公勝、楊魁、陳亮、雷鳴皆請了聖安。皇上道：「回鑾之事，軍略全憑趙卿，籌謀全憑寇卿，保護朕等入城，仍仗三位壯士。」大眾說聲：「遵旨。」趙公勝忙取了一支令箭，向中軍說道：「你到前後各營傳令，著副將王虎、游擊李龍出七成隊恭送皇上、太子回鑾；著都司金彪留三成隊守營。」一聲令下，但見偏裨將校，一個個龍跳虎躍，各皆結束。聽得四面號聲吹個不住，湖口早已預備了四號大船，頓時進了早膳，趙公勝等也胡亂吃了早點，三軍亦埋鍋做飯，將要飽餐一頓，傳號開隊。忽見一個小卒進營報道：「稟大帥，外商來了新君聖旨，著侍衛吳才，前來替代湖西營，請大帥立時交印。」趙公勝一聽，呆了半晌。皇上道：「寇賢卿，此事如何辦理？」寇楨道：「吳才雖奉新君之命，或者迫於不得已，罪不在此人身上。此時臣等及聖上，權且退入後面，且將吳才著趙公勝迎入，探聽宮內如何情形，然後將吳才拿去看管，再行斟酌辦理便了。」皇上道：「卿言極善。」就此便同太子及寇楨、楊魁等皆走入後營。

趙公勝便出外將吳才迎入，但不接旨。吳才進內坐下，只得從權的說道：「趙寅兄，現有新君聖旨，請寅兄細為過目。」趙公勝故作失驚道：「吳寅兄，此話令人不解，怎麼突然有個什麼新君？」吳才道：「寅兄有所不知。」便將昨日宮中皇上、太子逃走，今日太后垂簾，五賢王護國說了一遍。趙公勝道：「皇上、太子雖然逃走，難道便無勤王之兵、回鑾的時節嗎？」吳才道：「現今內城已調兵防守，單怕不見得再容回鑾了。」公勝道：「照此看來，寅兄便是新君的臣子，小弟是舊君的臣子，寅兄來此何干？」吳才道：「天無二日，國無二主，既有新君，便無舊君。小弟此來，請將貴營印信交代小弟掌管，寅兄另候高遷。」說著，便將旨意拿出。趙公勝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好一個新君！你說得到很鄭重呢，我趙公勝大約認不得他。」叫聲：「來人！」但見走上兩名小校，趙公勝道：「代我把這叛臣拿下。」一聲答應，便將吳才拿住。趙公勝道：「代我將這廝監在後營，候回鑾後，再行發落。」兩位小校已將吳才押到後面，搭眼看見皇上、太子及寇楨等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外面跟從來的幾名家將，見得勢頭不好，也就飛跑大吉。

趙公勝忙將皇上等迎至前面議論：現今內城已調兵把守，據吳才如此云云，此事如何辦法？楊魁道：「不管他青紅皂白，殺上前去罷了。但是既已閉城，皇上、太子即請權在營中，著陳亮、雷鳴保護，我同將軍帶兵前夫，打破城池，再行計較，在將軍以為如何？」寇楨道：「楊壯士之話，頗為有理。請將軍等即出隊，就近攻打北門。俗云『成法不是法』，到此地步，只得見勢行事了。」皇上聽說，雙眉不展，寇楨又奏道：「陛下不必過憂，據聖僧說帖看來，諒也無甚掣肘，還請陛下暫寬龍心。」皇上道：「趙賢卿就此趕緊出隊渡河，須煩楊壯士等勇力上前，朕即在此靜聽消息。」趙公勝聽畢，便著中軍傳令，只聽一隊一隊的鼓聲震耳，陸續上船。趙公勝週身甲冑，頭帶銀盔，楊魁提著八角錘，向陳亮、雷鳴說了一句：「皇上、太子交給兩位，我去了。」就此幾箭步，趕上趙公勝，一同上船。卻喜順風順水，已到河東，各軍登岸。趙公勝每船著了一名小校、四名兵勇守船，自己提了竹節鞭，會同王虎、李龍，著人到馬房牽出四匹坐騎。

看官，你道湖西營馬房，因何反在湖東？只因平日間惟有進城，方欲騎馬，湖西皆不通的水路，所以把馬房廠在湖東。閒話休提。當下趙公勝、王虎、李龍、楊魁皆上了馬，領了各隊，直望北門進發。離城不上半里，趙公勝便吩咐紮下大營。趙公勝開了大帳，說聲：「那位將軍前去先走一遭？」李龍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但見李龍手拿一柄開山斧，身穿皂綠環金鎧，頭戴沖天一字盔，跨下青鬃馬，帶了黑旗，左右兩哨四口名兵卒，一馬上前，直到護城壕。但見吊橋高搭，城樓上站了一名將士，手執銀槍，腰帶箭囊，左肩負著一把小小的雕弓，手按護心鏡，罵道：「李龍奴才，不知順道，趁早投戈受降。本帥看當日同營之誼，不但免汝一死，還可在徐招討國舅前保舉重用。若跟從趙公勝逆天行事，恐怕我這槍尖上先拿你發個利市。」李龍認得他是副將朱猛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你等這些亂國的奸賊，死在臨頭還不知道，偏要滿口胡言。不必多講，放馬出城，同你鬥上三合，分個勝敗，再作道理。」朱猛道：「奴才好大話頭，本帥就同你這無名小輩鬥上三合，你快去喚你家主帥趙公勝來。」李龍大怒，吩咐攻城。只見四口名兵卒，上前用刀來砍吊橋鐵鏈，那城上梆子一響，箭如飛蝗，各兵只得退回。李龍在壕邊，直急得三屍暴跳，整整攻了半日，無法前進，只得回了大營，對趙公勝稟明一切。

趙公勝道：「待本帥去擒那廝，你且歸隊吃飯。」趙公勝帶了二百名大帽兵。看官，你曉得這大帽兵是何等兵卒？就是今日的藤牌兵。先時中國本無此法，因金人來犯中原，每用此兵取勝，趙公勝便學他法度，練了二百名勁卒，專備攻城之用。此時趙公勝見李龍被箭射回，便帶了二百大帽兵，提了竹節鞭，上了驢黃馬，衝到壕邊。也不同朱猛打話，一聲號令，二百名勁卒齊上，頓時把吊橋鐵鏈砍斷。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，那吊橋忽然落下，城上放箭，均被大帽這著，全不中用。這邊一聲吆喝，搶過城壕，剛要攻城，上面滾木灰石，劈空打下，眾兵又連忙退回壕邊。如是者三發五起，皆不能得手。趙公勝吩咐兵卒，皆坐在壕邊，對著城上破口辱罵，城上全無動靜。到得黃昏向後，趙公勝便暗暗叫兵士轉過西城腳，預備偷掘地道。那知掘了幾處，皆被護城泥擋住，不得進內；城上已有覺察，又用滾木打下。趙公勝真個沒法，只得帶兵回營。

剛才轉過城腳，還未上得吊橋，忽聽城門當哪一聲響，一員將官，藍面赤發，環眼短鬚，手拿一根狼牙棒，騎著一匹白馬，直衝出來，將趙公勝的兵衝為兩截。搭眼見趙公勝剛近城邊，撥轉馬頭，迎上就是一棒。趙公勝忙用鞭架開去一半，便將鞭一抽，認定那將肋下就是一鞭。那將偏過身來，便用棒往下一捺，說道：「趙公勝，俺今天不取你狗命，誓不回城。」趙公勝道：「哈克達，你這野種，想你這狗命要想回城，也斷乎不能數了。」說著，劈面又是一鞭，哈克達用棒架開，抽身又還了一棒。趙公勝曉得他氣力大，如其一來一往，打他不過，從中要偷點巧兒才好。他的棒來，趙公勝故意裝著用鞭去架的樣子，忽然將鞭抽轉，一縮身向左邊一滾，那根棒撲了一個空，人馬皆向前一仰，已到前面。趙公勝從背後就是一鞭，哈克達兜轉身用棒一掃，在馬上「呀呀」的怪喊了一陣，將馬一拎，又抄到趙公勝背後，一棒打來。趙公勝也將馬一拎，腿勁一沉，那馬向前一奔，哈克達又撲了一個空。趙公勝復兜轉掄起鞭來，將要向哈克達打去，忽聽後面「嗖嗖」風響，曉得有人暗放冷箭，身子一偏，轉過面來，正要查看，只見一枝箭，從喉下射來，趙公勝忙將頭一縮，口一張，正巧把一枝箭銜住。但聽那人大喊道：「公勝小兒，快快下馬受死，爺爺周茂來也。」說著，一鉤連槍直從趙公勝脅下刺來。趙公勝用鞭當的一聲打過，那邊哈克達又是一棒，趙公勝剛轉身將棒截住，這邊周茂又是一槍。

看官，這周茂本係把守西門，因何忽然到此？他在西門城樓上，遠遠看見趙公勝著人暗掘西邊地道，他便忙從城頭奔來，即到

地道前面，見趙公勝帶兵已走。忽然又聽得北城「噹啣」一響，定睛一看，見北角火光雪亮，知北門出城迎戰。他曉得西門沒有敵兵，忙下城樓，騎了一匹馬，提了鉤連槍，開了西門，就沿城腳兜轉北門。走不多遠，見哈克達正同趙公勝在城腳邊一來一往的鏖戰，他便遠遠的先放了一冷箭，將馬一起，見得去趙公勝不遠，兜齋就是一槍。此時趙公勝左遮有架，真個只有招架之功，沒有還手之力。要想敗走，兩頭皆是敵兵，左右一邊是城，一邊是壕，從何敗走，任憑趙公勝一等虎將，直殺得骨軟筋麻。看看招架不住，心中暗道：趙公勝，你今生不能再報答皇上了，不料衝鋒半生，大小百數□戰，今日乃死於此地。想著，虛晃一鞭，左手掣出佩劍，剛要自刎，忽聽後面「呀」的一聲，周茂從馬上一跟斗栽倒。前面哈克達喊道：「周將軍仔細些，這怎麼的？」話言來了，又見哈克達「呀呀」的連聲大叫，狼牙棒往下一擲，摔了兩隻手，兜轉馬頭，飛奔的進了城，乒乓的把城關好。趙公勝好生詫異。不知周茂落馬，哈克達拋了兵器，飛奔進城，所因何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第一一二回 隔城壕楊魁救忠臣 治毒鏢朱猛施妙藥